

# 高碑店真言

第 127 期 2011 年 12 月 23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mailto: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http://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 韩国机场真相图片 吸引各国乘客



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每天吸引着熙熙攘攘的各国乘客。

连续六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机场的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日均客流量达十万多人，走出仁川机场十二号出口时，会一眼看到并排摆放的中文图片展，路过此处的各国乘客特别是中国游客通常会禁不住停下脚步，仔细观看。

这些图片展包括“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真相”和“以腐败和暴政为主的中国共产党”等内容。有的中国游客们与身边的同事不断议论着图片内容，他们说：“因在中国根本就看不到这些，所以感到很好奇。”

在这摆放图片展已经一年的金先生表示：“看到这些曝光中共迫害人权的真相，有的中国游客将展示的图片拍摄下来，还有的游客小心查看周边的动静，然后悄悄拿走真相刊物回去看。还有一次，一个大学生团体经过这里时，一名大学生将数十份真相传单拿上车并分发给同学们。”

有位五十多岁的巴士司机表示：“在中国发生这样的迫害，怎么可以视若无睹呢？中国游客们起初没反应，不知从何时起，他们也开始阅读并接受了真相传单，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一点不便，就不让人们告知真相，这样的事情，是应该让人们知道的。”

据悉，中共驻韩使馆向韩国外交通商部提出多次交涉，阻止摆放上述真相展板。对此，机场服务部门的负责人表示：“这类展示在法治国家是属于合法的，因此会被允许。虽然偶尔也会有人提出质疑，但至今还未引发特别的争议，因是警察允许的合法性展示，所以展览本身并没有问题。”

法轮功学员朴先生表示，中国人应该有知道真相的权利，有自由选择正邪善恶的权利，而中共驻韩使馆的上述做法正说明它怕真相曝光，它怕人们知道真相。人们明白了中共邪恶残暴的本质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精神觉醒并选择退出中共相关组织，这才是中共最害怕的。◇

## 诚念“法轮大法好” 干啥啥顺

我三弟有个三轮车，原来没挂“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多次出车祸，但也都化险为夷，受点轻伤。原因是他也不反对大法，知道大法好。

二零零四年，我从劳教所出狱后，得到几张“法轮大法好”护身符，我就给了他一张，放到车的前面。二零零六年，我又得到挂车上的护身符，又给了他一个，挂在车里了。他从此每天一上车看见车里挂的那个漂亮的“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就想起诚心念两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后来有一次他来我家，高兴的说：“大姐，挂护身符真管事，我每天往车里一坐就念两遍“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结果干啥都顺当。原来我拉两层黄瓜篓子还上晃呢，现在我装三层，车开起来可稳了。我的车活也挺多，别人的车都闲着没事干，就我的车子有人找。”

有一天，三弟来我家给了我五十元钱说：“大姐，我挂护身符受益了，我也出点钱。”我说：“法轮功学员都是自愿自费做资料弘法救人的，你实心实意的给，那我就收下吧，用它来多做一些真相护身符救更多的人，也代表你的一颗心。”◇



## 你们这些警察就是不干正事

有天去市内一亲戚家讲真相，他说了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动：

前几天这小区里来了一帮警察，盛气凌人的质问，你们这小区比较偏僻，没有安装摄像头，你们发现法轮功资料没有？若发现的话，一定要及时报告。一住户说没有。门房老头紧接着说：

“你们这些警察就是不干正经事儿，窃贼作案搞的鸡犬不宁，这小区前一晌丢了一辆摩托车，我报了案你们没一个人管，还说我看管不严，罚了半月工资。不惩罚窃贼却处罚我，天理何在？把钱还给我。”

这帮警察只是支吾，一会儿赶紧溜走了。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截至 2011 年 12 月 21 日止，已有超过 1 亿八百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 雄县大法弟子王小轮在高碑店所遭受的迫害

2006 年 6 月 7 日，王小轮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白沟高桥派出所王世勇等四名恶警绑架到白沟高桥派出所。所长王世勇逼问王小轮的姓名、地址，王小轮拒绝回答，随即遭到王世勇的一路耳光。他被铐在椅子上一宿，不给饭吃。次日，他们被送到高碑店公安局，四个男学员被铐在一起，上厕所都要一起去，高桥派出所恶警用矿泉水瓶子抽王小轮的脸。王小轮为反抗迫害开始绝食。他们在那里被了多半天后送往高碑店看守所。

绝食三四天后，王小轮被带到铁路医院强行输液，拿大针头往胳膊上扎，看守所的狱医孙大夫，用脚铐的圈用力压王小轮脚脖子。王小轮绝食半月后，恶医孙大夫用脚用力踹王小轮的前胸，所长徐中嘱咐号长看着他：再不吃就拿鞭子抽他。秃头刘所长说，下次就灌你尿汤子。

7 月 6 日王小轮与另一位学员张士义被送往高碑店市医院体检，验血、化验肝功能。王小轮问为什么做体检，所长说，看看有没有传染病。实际上是他们早已定好要送他劳教。

7 月 7 日，高碑店国保大队赵军第一次把王小轮强行送往保定劳教所，王小轮颈椎、腰椎骨折，

昏迷不醒。劳教所拒收这两名学员，随即他们又被拉回高碑店公安局。高碑店公安局和雄县、白沟国保大队联系，白沟公安与张士义的家属于下午 3 点半把张士义接回家中。而雄县却不接人，而且还故意不告诉王小轮的家人。当时王小轮疼痛难忍，要求公安局做身体检查，高碑店公安局说，一会就叫雄县把你接回去，可是一直等到晚上雄县也没来人，王小轮就在公安局传达室的地上整整躺了一下午，后又被送至高碑店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王小轮再次要求做身体检查，所长王振增说：先吃饭吧，星期一（7 月 10 日）就让雄县公安局带家属来接。一直不予检查，从而延误了治疗最佳时间。

7 月 9 日下午家属得知王小轮仍然关在高碑店看守所，再次到看守所要人，所长王振增说：上面说了，人死了也与我无关。后来在家属的一再请求下，他非常肯定地说，和你们雄县联系好后，明天就送雄县。

7 月 10 日早，高碑店国保队赵军等人把王小轮骗上车（说是送雄县），还让王小轮的家属到雄县公安局去等着。谁知他们把王小轮直接送到保定劳教所，和等候在那里的苏士亮等三个人（后来苏士亮主动和王小轮的家属透露，不只他一个人，同行的还有崔起华、李成群），把王小轮送进保定劳教所。当时劳教所人员为了王王小轮说话，用力抠王小轮的眼睛、

嘴巴，抠的嘴鲜血直流。他们把他放在大太阳底下，简单的做了一下检查。王小轮再次要求做身体检查，他感觉颈椎可能骨折。下午三点，劳教所人员把王小轮送到二五二医院检查，得出：颈椎、腰椎骨折；脑部有淤血；双下肢截瘫的结果。

苏士亮等人得知结果后无半个人性，匆忙忙给劳教所人员买了一箱冰冻矿泉水，仓惶开车逃回雄县。他们不但不通知王小轮的家属，还故意隐瞒他的伤势与下落。他们走后，劳教所里的人商议：这回一定要顶住，坚决不收。劳教所里怕担责任，逼迫王小轮在“一切伤病与劳教所无关”的证明书上签字。

王小轮在劳教所里被关了一宿一天，浑身的疼痛使他度日如年。7 月 11 日下午，劳教所所长嘱咐劳教所人员：一定要把他送回去，不要就强送。就这样劳教所人员把满身伤痛的王小轮扔在当时没有一个人的高碑店公安局的大院里，开车逃走。

王小轮被人发现后，高碑店国保大队的赵军才通知王小轮的家属接人。此时王小轮已受伤整整五天，而骨折最忌剧烈挪动，而他们在这几天中却把王小轮扔来扔去，不但延误了治疗期，还加重了王小轮的伤势。王小轮的家属找高碑店国保队说理，赵军说：上面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你们找上面去。

## 再说中共的邪教特征“能进不能出”

判断一个信仰、教派邪不邪，有一个很本质的特征，就是信徒是不是“来去自由”。如果“来去自由”，邪教就很难把人圈到一起，也就成不了什么“教”了。所以，“能进不能出”——把人骗进来，然后彻底控制你，不让你自由地脱离出去——就成为邪教“发展壮大”的无可缺少的伎俩，也成为判断邪教的照妖镜。

在 1978 年导致 900 多人集体自杀的“人民圣殿教”的教主吉姆·琼斯（琼斯自己号称列宁转世），带领信徒跑到南美圭亚那

的森林里，弄个农业公社，几十个警卫白天晚上都在公社周围巡逻，使得人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如此保障“能进不能出”（更多详情见明慧网文章：《“人民圣殿教”是为“社会主义的光辉”而集体自杀的》）。

一般来说，邪教控制人的招数，如同“人民圣殿教”一样，免不了就是限制人身自由，外加恐吓和洗脑。这些手段与中共邪教控制信徒的招数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人都是要吃饭的，中共单单从饭碗上就能把一个人控制得死去活

来。你要主动退党，就是叛党，就是异类，就是自绝于人民。如果你主动退了，那么，你的工作、前途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等等，都是中共用来报复、威胁、折磨你的手段，而且这种恐吓和打击将伴随你的一生。实际上中共是从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上对党徒进行控制的最邪恶之术，这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其它邪教都做不到的。

中共控制信徒的方式正是从物质层面的控制入手，从饭碗到前途，以反复的政治运动作血淋淋的实例演练，辅以全封闭的洗脑，进而到达对信徒的全面精神控制。哪个中共党员要是当面主动申请退党，简直就是了不得的事，可谓“谈退色变”。